

北方有佳人

赵冬苓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北方有佳人

赵冬苓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方有佳人/赵冬苓著.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209-05028-9

I. 北… II. 赵… III. 电视文学剧本—中国—当代
IV. I23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8536 号

责任编辑:隋小山

封面设计:武 斌

北方有佳人

赵冬苓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装

规 格 32 开(169mm×239mm)

印 张 10.25

字 数 440 千字 插页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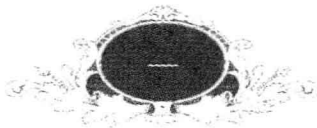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5028-9

定 价 2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电话:(0539)2925659



这是1925年5月的中国，济南。

随着一声响亮的汽笛声，一辆老式蒸汽火车徐徐驶入了济南站。零星的乘客待火车停靠稳当，便提起行李缓缓地走向车门。站台上的小贩们也抓起各式的商品跑近车窗，急切地向车上的乘客兜售自己的商品，并不时东张西望，神色紧张而谨慎。

今天的济南车站有些清冷，还透着一种令人压抑的气息。其中一个车窗上，一双眼睛正透过玻璃努力地向外张望，饶有兴趣地看着站台上的景物。他叫夏希尊，一个三十来岁身着西服马甲的男人，浑身散发着一股子书香文人气，倒与整个车站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本在上海教书的他这次是携全家去北京赴职的，说起这一新的工作，且不论其职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单是由段祺瑞段总理亲自任命的，夏先生便不免有了傲人的资本。在他身边坐着的二十多岁的女人是他娶进门不久的妻子艾美。她身穿一袭鲜艳的旗袍，左手举着镜子，右手翘着兰花指，细捏眉笔，高挑柳眉，不时用眼角扫过自己的丈夫。对面的铺位上坐着一对姐弟，八岁的姐姐寄萍穿着白色的连衣裙，如同纯洁的小公主，眼神中又透着一股子倔强与机灵。弟弟子建比姐姐小两岁，同父亲一样穿着西装马甲，稚气未脱的他正紧紧地依偎在姐姐身边看着一本画书。

“姐姐，给我念，给我念。”子建央求着姐姐。她没有理会弟弟的要求，径自说：“你先告诉我这个字念什么。”“姐你给我念嘛。”“你不说我就不念。”看到姐姐这么坚持，子建很小声地说：“我不认识。”寄萍有些生气：“姐昨天才教过你的……”

就在姐弟俩争执的时候，艾美眼皮不抬地冲这边说：“寄萍，把上面的包递给我。”寄萍同样头也不抬地用眼睛盯了她一下，没有任何动作。艾美停下手里的眉笔，不满地看着寄萍，小姑娘毫不示弱地和她对视着。没办法，艾美只能恶狠狠地瞪了女孩一眼，自己站起来去拿包。

在济南长大的夏希尊此时心里十分兴奋，都说近乡心怯，他却是一腔荣归故里的骄傲之情，看着窗外熟悉的景致，情不自禁地指点给自己的妻子看。艾美却十分不屑，一边从包里换支口红继续忙碌，一边不在意地往外面瞟了一眼：“有什么好看的，老土的。”父亲的话引起了子建的注意，他丢下手里的书，爬过去趴在父亲的身上伸长了脖子往外看。夏希尊慈爱地搂住儿子，继续给艾美讲解：“你知道什么，这个火车站，那可是德国人造的，在我们江南可没有几处能比得了。当初送你的那张照片，就是在这车站前拍的，你还记得吧？”“不记得了，”艾美干脆地回道。

火车好像停得太久了，艾美有些不耐烦，正要出门质问，此时就听见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列车员。列车员陪着一脸笑告知夏希尊一家今日火车会晚一些发车，原因是张宗昌被任命为山东省督办，今天是他正式进驻济南的日子，全城戒严，为他让道。

“听说是段总理任命的。今天就要从天津到济南。津浦线上所有的火车都停开了。”

列车员解释道。“他张宗昌有什么了不起啊，不过一个胡匪……”，一边的艾美听不下去，气恼地抱怨。“艾美，不要胡说，”夏希尊赶快制止她，回头又对列车员说，“要停多久知道吗？”“上面说，到晚上才能知道。晚上能不能走，全看这位张督办什么时候到了。”看样子火车真要停上一阵子了。

列车员走后，夏希尊关上包厢的门，妻子还在不满地嚷嚷：“什么世道啊，老段任命的又怎么样？你不也是老段任命的吗？给老段打电报，说你不去了，咱们这就回苏州去。”夏希尊好脾气地劝道：“你看你看，这一路上都高高兴兴的，可别让这点小事扫了兴致啊，是不是饿了？我叫人送点饭过来？”“不饿！”艾美赌气地说。夏希尊又转头问两个孩子，寄萍和子建都说不饿。这时候，车上的乘客因为无聊已经三三两两地下车活动了，夏希尊忽然想起了什么：“哦，对了，看情形恐怕白天是走不了了，与其在车里闷坐着，还不如下车玩玩，也算是故地重游，艾美你说如何？”艾美显然提不起兴致：“这穷地方，有什么好玩的。”“这你就知道了，济南可是名城啊，号称家家泉水户户垂柳，有名泉七十二，什么趵突泉、黑虎泉、金线泉、漱玉泉、珍珠泉，个个都是举世罕见。还有大明湖、千佛山，古人有诗言：‘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啊！”

艾美似乎被他说服了，将信将疑地看着他。寄萍被他们的对话吸引，突然插了句：“这些我们课本上也学过的。”艾美仍然不服气：“吹吧，我就不相信这世上还有比苏杭更美的地方。”夏希尊笑起来：“苏杭有着南方城市的灵秀，自然是美的，但济南也有济南的别致，不一样的韵味。你若不信，何不跟我下去看看？”容不得艾美迟疑，夏希尊继续哄她：“走吧走吧。我自十七岁随父亲离开济南去了苏州，再也没机会回来过，此番择日不如撞日，正好回来看看。寄萍，赶快领着弟弟，跟爹下车走走。”艾美还在犹豫：“可段总理让你赶快到任呢，这万一车开了……”夏希尊打断了她的话，书生的清高又显现出来：“段祺瑞有什么了不起，这等闲差我本就看不上的，远不如回上海教书乐得清闲。多说无益，走，咱们痛痛快快先玩够再说！”

孩子的玩心是最大的，子建已经忙活着要下车，寄萍却显出与她年龄不相称的冷静，试图揽住已经起身起的子建：“你愿意跟她去？你愿意？”子建抬头看看艾美，便停止了动作。“寄萍，怎么还坐那儿不动呢？”夏希尊催促女儿，艾美侧过身子小声嘀咕：“她不想去，就让她和子建在车上吧。”夏希尊同样小声但耐心地说：“艾美，以后你就是他们的母亲了，要和他们搞好关系啊，总不能自己也像个孩子，嗯？”然后回头命令式地叫了一声：“寄萍。”寄萍没有办法，又盯了一眼眼睛早已经望向别处的艾美，没好气地跟着下了车。

一家人先后上了一辆带布棚的马车。夏希尊从车里探出头交代车夫先去南边的商埠转转，车夫惊讶其对济南的熟悉，夏希尊心里暗笑：我是在济南长大的啊！

转眼间已经来到了城南的商铺，沥青铺就的路面干净整洁，马路两边是鳞次栉比的商号店铺，大大小小的广告牌和熙熙攘攘来往的人群向世人昭示出这是一个繁华的城市。寄萍从车窗里露出小脸，大眼睛里写满了好奇，认真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世界；也正是这个城市，注定改写了这个小姑娘的命运。马车不紧不慢地向前走着，夏希尊探出了半

个身子，一边贪婪地看着路边的一切，一边在自言自语：“我走的时候，哪有这么多商铺啊，一转眼十五年的时间就过去了，济南的变化可真大啊！”说着又去回头问车夫：“有处叫做轩致茶庄的所在，你可知道？”车夫连忙点头：“知道知道，那可是个雅致的地方，就在那小纬二路上是不是？我一个赶车的，来来回回地在那里走过，可从来没进去买过茶啊，那里的茶都是专门伺候达官贵人的，哪是俺这样的下等人买得起的。先生为什么问起那里啊？”夏希尊不由得直起身子：“不瞒你说，那就是家父开的。可惜后来他老人家一病不起，只好盘给别人回了苏州，不然的话，也许我们一家现在还在济南呢。”一直没说话的艾美听了不高兴地撇撇嘴：“不会的，那样你就没机会认识我了。”

正说着，远处突然起了一阵骚动，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只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朝这边跑来，嘴里惊慌地连声叫道：“岁儿，岁儿，你在哪儿，岁儿岁儿……”那女人跑到夏希尊的马车前，不由分说扒开布棚布往里看，寄萍下意识地侧过身搂紧弟弟，女人看到两个孩子，空洞的眼睛忽然一亮，但随即又暗了下去，嘴里念叨着“不是岁儿，岁儿，岁儿”，自顾自地调转头叫着又跑远了。

车夫望着女人的背影，叹了口气：“唉，这几年兵荒马乱，你来了我走了，倒霉的是老百姓啊，这丢孩子的几乎天天见。先生，你看看你这对小儿女玉人似的，可得看紧了啊，真要丢了还不疼死人啊！”夏希尊看了看自己的孩子，笑了：“我这俩孩子，可是没人能拐了去。真想去看看轩致茶庄啊，又怕睹物伤情，罢了罢了。艾美啊，济南可是号称曲山艺海，说书的、唱戏的，热闹得很啊，好多的新鲜玩意，是你在苏州也不曾见过的。这新市场更是一处热闹所在，咱这就瞧瞧去。”

马车拐了弯，远远地传来了嘈杂的吆喝声。只见得偌大的场子里，各行各业，三教九流，什么店都有，什么人都有的。这边一溜是商家店铺，那边一侧全是书棚，里面传出弦歌阵阵，夹杂着连连的叫好声。远处还有两个戏院，锣鼓震天。中间的空地上，有人在摆摊卖唱，也有人在耍把式卖艺，还有人算命、测字，卖大力丸和狗皮膏药，热闹非凡。

夏希尊挽着太太，另一只手领着子建走进场子，他们不同于平民的穿着和气质立刻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子建一进来就被迷住了，东瞧瞧西看看，新鲜得很，但他无论去哪儿，都被寄萍紧紧地扯回来。此时空地上有个吹糖稀的引起了子建的注意。小商贩看到子建那专注的劲头，马上从锅里弄出一点糖稀，通过一根吸管一边吹、一边用两手熟练地摆弄着，很快糖稀就变成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孙悟空。小贩炫耀地向子建展示。子建央求姐姐，寄萍却不为所动，一刻也没有放松拉着子建的手，嘴里连声制止：“不要，咱不要，脏！”子建一步三回头，但最终还是被拽走了。

夏希尊兴致勃勃地给艾美介绍着济南的曲艺，可惜艾美并不感兴趣，皱着眉头直嫌吵闹。夏希尊的兴致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依然热情地讲述着。他忽然抬头看见了庆顺茶园的牌子，嘴里笑道：“没想到这个茶园还在，倒比原来还大了，来来来，咱们且进去坐坐。”这边一个伙计早已高高地挑起门帘，笑容可掬地把他们迎了进去。

庆顺茶庄是一个很大的场子，能坐一百多人。前面是舞台，下面是茶座，有茶客们

正在喝茶。舞台上有个俊秀的女子正一手执板一手敲鼓，唱着山东大鼓。夏希尊一家捡了一张桌子坐下，马上就有伙计殷勤地过来伺候。夏希尊热切地看着台上的演员：“她唱的不就是山东大鼓吗？”伙计陪了笑答道：“是是，先生可真是好运气，她就是白大玉，唱山东大鼓里最有名的角儿！刚从天津回来就让先生您赶上了。”夏希尊面露喜色：“艾美，你且听听，和咱们的苏州评弹相比，那可是丝毫不差的。”只是撇了撇嘴，艾美没说话。

子建此刻已经坐不住了，央求姐姐带他出去转转。寄萍正觉得无趣，看父亲不在意，站起身领了弟弟就要出门。夏希尊连忙制止了他们。一直没说话的艾美此刻倒插了一句：“你就让他们去吧，多大的孩子了还不放心，难不成还日日捧在手心里？”夏希尊无奈，只得准了他们，还不忘叮嘱：“寄萍领好弟弟。”顺手递过几个铜板。寄萍答应着接过钱领了子建转身出门，留下了已经入戏的夏希尊和三心二意的艾美。

寄萍领了子建直接来到吹糖稀的小贩面前，两个铜板就换回了子建喜欢的孙悟空糖人，并且认真地提醒弟弟：“只许看不许吃。”子建兴高采烈地举着糖人，跟着姐姐在 market 里闲逛。姐弟二人很快就消失在人群中。

姐弟俩一会儿在书棚听说的，一会儿又来到戏院里听戏，忙得不亦乐乎。这会儿子建正趴在戏院墙上的小洞往里看，寄萍怕父亲着急，催促弟弟该回去了。就在这时，前面的人群突然乱了起来，大家纷纷往一个方向跑，慌乱中只听得有人在喊：“快看啊，张督办来啦……”寄萍赶紧扯住子建，眼睛好奇地东张西望，望着望着，姐弟俩就身不由己地被裹挟在人群里走了。

人群在新市场的门外止步，路的两侧挤满了来看热闹的人。寄萍和子建夹杂在人群当中。忽听得有人喊了声：“快看，来了！”

远处走来十多名警察，一边走一边粗暴地把围观的人群往后推。随后是成列的礼仪士兵荷枪实弹而过；过去之后是马队，几十匹马排成两行，整齐地行进。骑在马上 的士兵穿着长靴，腰佩长剑，别着盒子枪，十分威风。

此时在茶馆听戏的夏希尊因久不见儿女回来，心中不免担忧起来，便来到了街上，奋力穿过人群挤到前面，焦急地四处张望。还好，他看到了马路对面的寄萍和子建，松了一口气，隔着马路向姐弟俩招招手。寄萍发现了父亲，也笑着向他招了一下手。

周围的人突然骚动起来，个个伸长了脖子，交口传递着：“过来了过来了，这就是张督办啊！”夏希尊顺着声音转头去看，只见一个黑大个子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一手牵缰、一手扶着腰里的佩剑，威风凛凛、神情严肃地巡视着人群。夏希尊看着他，不由得轻轻一笑，心中暗想：这个张督办也不过如此啊！

就在这时，从街对面的二楼窗户里突然撒出了数十张传单，飘飘摇摇地从马队上空 中落下。一个警察发现了异常，猛地吹响了哨子，大喝一声：“赤党！”喊声惊动了张宗昌，他抽出佩剑，大喊一声：“抓住他！”人群立刻乱成一团，伴随着警察尖锐的哨声，有人跳起来抢传单，有人慌张地离开现场；警察和士兵一起往那座小楼上冲……

夏希尊吓坏了，连声大叫着：“寄萍，子建，快回来！”然而汹涌的人流霎时将他的

喊声淹没，只见两个孩子被人群紧紧地裹挟着，惊慌的小脸一闪就不见了。夏希尊声嘶力竭地喊着他们的名字，拼命地朝那个方向挤，可哪里还能挤得过去；人群一浪盖过一浪，反而把他越推越远……

在一条不知名的小街上，奔跑的人群正慢慢散去。寄萍背转着身子，把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子建的鞋子丢了一只，西装的扣子也少了几颗：“姐姐，我要找爹爹。”寄萍一边正色制止弟弟哭泣，一边四下张望。她发现他们身处一条陌生的小街，周围的店铺正纷纷地关门。她连忙抓住一个正从他们面前跑过的人问：“叔叔，新市场在哪里？”那人一把甩掉她的手说：“谁家的小闺女，还不赶紧回家，抓人哩！”寄萍又去拦另外一个人，那人还没等她开口就大声喊起来：“小闺女，快去找你爹娘啊，抓人啦！”寄萍茫然地领着弟弟这边走走，又那边走走，不知何去何从。

这一切都被路边一个四十多岁的瘦子看在眼里，他一双不怀好意的眼睛一直在打量着这姐弟俩。他旁边停着一辆驴车，车上放着几个空筐，看样子好像刚刚送货回来。子建此时又哭了起来，喊着要找爹爹。瘦子走上前去搭茬：“这是谁家的孩子啊，这兵荒马乱的怎么不回家还在外面转悠啊！”寄萍如遇救星，忙向他打听新市场怎么走。瘦子大惊小怪地叫道：“新市场啊，小孩子家去新市场干什么？”寄萍忙把刚才的经过说给他听，瘦子故作神秘，告诉姐弟俩新市场如何远，还假惺惺地告诫他们：“幸好你们碰见我啊，要是落到人贩子手里，恐怕再也见不到你们爹娘了。还是我带你们去找吧。”寄萍和子建高兴地爬上驴车，瘦子诡异地一笑，招呼他们坐好，调转方向赶动了车子。

“幸好是碰上了我，你们要是碰上了人贩子可就完了，再也别想见你们的爹娘了。”“这里有人贩子吗？”寄萍问道。“有，咋没有？哪儿都有人贩子啊。”瘦子的话吓坏了子建，他紧张地往寄萍怀里靠了靠。觉察到弟弟的恐慌，寄萍安慰道：“别怕，有我呢。”

街道的混乱已经慢慢停止，拥挤的人群也散开了，而夏希尊依旧没有找到儿女的踪影，心中不免更加恐慌起来，加快寻找的脚步，大声地喊着：“寄萍！子建！寄萍！子建！”街上的人都用诧异的目光看着他。他抓住一个就问：“大哥，看见一对孩子了吗？一个这么高，一个这么高。”那人摇摇头，夏希尊又问一个蹲在门口洗菜的女人，女人同样茫然摇头。夏希尊愣了愣，回头又跑。

夏希尊满头大汗地跑着，正好看到艾美坐在一个修鞋铺前修她的高跟鞋。“艾美，找到孩子了吗？”艾美没好气地说：“上哪找？把我的鞋跟都跑断了。”对于妻子的冷淡夏希尊有些生气，但的确如此，就他和艾美两个人，要想在这么大的济南城找人，就如同大海捞针。突然他想到了张督办，也许能拜托他帮忙找孩子，于是对艾美说了句：“你在这等着。”回头就拦了一辆洋车急急地走了。

车刚停下，夏希尊匆忙从车上跳下来，往洋车夫手里塞了几个钱，急匆匆地跑到督办府门口。门口站岗的两个士兵枪一横拦住了他。

“哎，干什么的？”其中一个士兵厉声问道，夏希尊陪了笑：“我找你们张督办有急事。”一听找张督办，士兵的口气松了，枪也收了起来。“你是什么人？找张督办有什么事？”夏希尊打开皮包，找出张自己的名片递过去：“你把这个给张督办。我正在上任的

路上，经过济南，孩子在今天的混乱中跑丢了，请张督办帮我找找孩子。”士兵看了名片转身去报告。而此时的张宗昌正在他华丽的办公大厅里为“赤党”的事而火冒三丈，对着手下大发雷霆。“他奶奶的，老子打了半辈子仗，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个地盘，弄这么个人城仪式，就叫几个小毛贼搅了。老子养着你们吃香的喝辣的，到用你们的时候了，你看看你们干的这好事！”手下满头是汗，恭敬地低头不语。一个军官喊了声报告出现在门口。“进来！抓到了吗？”张宗昌问道，“报告督办，一共两个赤匪，抓到了一个，跑了一个。”“先把抓到的那个劈了再说！舅子，敢搅我的好事！”张宗昌恼火地命令道。另一个军官又出现在门口：“报告。”“什么事？那一个也抓到了？一块劈了！”这名军官过来，把夏希尊的名片呈上，张宗昌正着看看，又倒着看看，“这是谁的爹娘起的名字？这不是欺负俺不识字么？这是谁？”军官陪了笑说：“他叫夏希尊，说是段总理新任命的教育部的官员。他说他正在上任的路上，路过济南，刚才那一阵乱，他的孩子跑丢了，请督办帮他找找孩子。”张宗昌把名片丢在地下：“他奶奶的，俺张督办是来给他看孩子的吗？张宗昌要个山东，老段推三阻四，教育部这种吃闲饭的地方，他任命的官儿倒多。不理他！”夏希尊还在门口等着，不时焦急地踮脚向里张望。夏希尊陪了笑，问士兵：“这么久了，怎么还没信儿？麻烦您再去问问。”士兵应了声：“等着。”背了枪转身进去了。夏希尊心急如焚却只能继续在那儿干等着。

珍珠泉门口是一条小街，小街伸展出去，接到一条大街上，以珍珠泉为界，分别为院东大街、院西大街。此时，那辆小驴车正慢悠悠地从大街上经过珍珠泉门口，从院东大街上了院西大街。远远地，可以看到夏希尊穿长衫的身影立在珍珠泉门前。“怎么还不到啊？”寄萍心里有些不安，“马上就到了，马上。那边还在乱着，咱们得绕着走。”瘦子哄道。就在寄萍说话的时候，夏希尊一愣，似乎听到女儿的声音，刚想回头，那个士兵回来了：“督办说了，他没空。”

夏希尊一听急了，也顾不得回头探个究竟，张宗昌可是他找到儿女唯一的希望啊！“他怎么可以这样？我是教育部的官员啊。你让我进去，你让我进去亲自和他说。”他说着就要往里冲，两个士兵一起把他拦住。“哎，哎，你干什么？你再闹对你不客气了。”在争执中，载着寄萍与子建的驴车驶过了街口。

驴车缓缓地行着，终于在一个简陋的小院前停下，院子中有一间破旧的茅草屋。瘦子从驴车上跳下来，回头陪着满脸的笑：“先进来歇歇吧，喝点水。”说着推开院门，朝里面叫了声：“他娘，出来，来客了。”里边有女人答应了一声。寄萍怀疑地看着面前的小院，搂着弟弟不肯下来：“不是去新市场吗？为什么到这里来了？”“新市场那边还在抓人。咱们先歇一歇，马上过去。走了这么远的路，渴了吧？”寄萍半信半疑地从车上下下来，把弟弟也领下来：“你告诉我们地方，我们自己去。”子建没有多想，只是觉得口渴难耐，对姐姐说：“姐姐，我渴了。”听到子建的话，瘦子赶紧接话说：“这孩子，真是的。你不心疼你弟弟吗？进来喝口水，咱们马上就走。”正在说话间，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从屋里走出来，看到眼前的孩子，一怔。瘦子冲她使了个眼色，女人顿时明白，亲热地一手扯住一个孩子。“哟，这是谁家的孩子哟，长得这个俊！俺家的栓儿正好想找个伴

玩儿呢，赶快进来玩会儿。”瘦子说：“你赶快弄点水让孩子喝，一会儿我得把他们送新市场去，他们的爹在那里等着呢。”寄萍抬头打量着女人，面前女人脸上的笑容和他们的对话让她打消了顾虑，跟着女人进去了。进入院子，寄萍四下寻找着，然后停下来，抬头问女人：“你说的小孩呢？”“什么？”女人一时没有明白寄萍的意思，“你不说有个小孩吗？”寄萍瞪着女人问道。“噢，出去玩儿了。”女人支吾地说。看到女人的反应，寄萍打了一个寒战，领了弟弟回身就走，可是瘦子已经把院门别上了。寄萍惊恐地大叫：“你干什么？你放我们走！”瘦子还想哄她：“急什么？歇会儿，歇会儿。”寄萍哪里还能听进去，扑上去和他拼命厮打：“骗子！你让我们走！”瘦子挡住她，寄萍又撕又咬。她打不开门，瘦子也甩不开她。子建吓得在一旁大哭，被女人紧紧地搂在怀里。突然，瘦子大叫一声，捂着胳膊松开了她，寄萍趁机打开了院门：“子建，快跑！”子建大叫一声：“姐姐！”寄萍一回头，愣住了——子建被女人紧紧抱住了。女人奸笑道：“跑，你跑呀。小东西，没想到你还挺厉害。你跑吧，只要你跑了，我立马把你弟弟卖了去。”寄萍浑身冰凉，再也迈不动一步，愣在那里。

天色一点点暗了下来，夏希尊坐在耳房里焦急地等着，本指望请张宗昌帮忙寻找孩子，可是却吃了闭门羹，实在没有办法，他只好来到了警察局。一个警察进来说：“夏先生，长官让您进去。”夏希尊赶忙站起来，随他进去。塞了钱，说了好话，再加上怎么说夏希尊也是段祺瑞指派到北京的任职官员，警察局方面总算派出了一些人去搜寻两个孩子的下落。可是几天下来，无论在街上还是城门口，都没有寻到孩子的踪影，甚至一点点线索都没有。

此时的夜已经深了，拖着疲惫的身体，夏希尊回到了旅店。望着近在咫尺的房门，他却一步也不想再往前迈，因为里面没有了寄萍与子建稚嫩的谈笑声。想到这里，夏希尊心口疼得如同刀割。

艾美正一个人坐在房间里，百无聊赖地对镜化妆。画了几笔，又心烦地丢开了，站起来拿起暖瓶，发现是空的，提着就往外走。刚走到门口，门开了，夏希尊走了进来。几天的工夫，他老了好多，胡子拉碴，很是落魄。“哟，回来了？有信儿没？”艾美故作关心地问道。夏希尊绝望地摇摇头，一屁股坐在床上，双眼无神，就那么呆着。“这都四天了，怕是不好找了。不过你也别太着急了。寄萍都八岁了，也不是那么好骗的。说不定带着子建回苏州了呢？”夏希尊突然捂脸哭起来：“如玉，如玉，我对不起你。你走的时候，我答应你把两个孩子好好养大，让他们有出息。可是我……我……”艾美看着夏希尊，脸色沉下来。“唉，哭有什么用呢？你打算怎么办呢？”“找，找不到这俩孩子，我也不活了！”夏希尊绝望地说道。“可是，警察把济南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着。你上哪找去？”夏希尊一时语塞，回答不出，又哭起来。艾美偷眼看看他：“要我说，这俩孩子丢不了。寄萍这么机灵，怎么能丢了呢？要不就是回苏州了，要不就是去北京了。哎，对了，一定是去北京了。”夏希尊吃惊地抬起头：“你说什么？”“你想啊，你找他们，他们一定也在找你。找不到你他们会怎么办？寄萍知道你是要去北京的，她不会带着子建去北京找咱吗？说不定，他们现在已经在北京了。”

夏希尊怀疑道：“怎么可能？她不知道我去北京哪儿，身上又没钱。”“那孩子有办法。她的小嘴这么巧，和人家说她是去找爹爹的，人家还能不让她坐车吗？到了北京，她说说不定会去警察局，一报案，不就找着了吗？依我说，咱们赶快去北京。一来，你老是不去报到，说不定你的职位就成了人家的；二来，万一寄萍子建到了北京，找不到咱们呢？”艾美一心想让夏希尊赶紧去北京，孩子丢了就丢了，可丈夫要把工作丢了，自己的生活可就没保障了。“孩子都丢了，还挂记什么职位哟。”听到夏希尊这样说，艾美急了：“可你辞了上海的教职，再把北京的职位丢了，以后咱们靠什么生活？退一万步说，希尊，就算俩孩子真的丢了，你就不活了？你不活，我怎么办？”一边说着，一边靠过去，搂住了夏希尊的脖子。夏希尊呆呆地看着她。艾美亲他一下：“你不是还有我吗？”夏希尊冥思苦想，打了个寒战：“不行，我得找这两孩子，找不到他们，我绝不离开济南！”可是他这样的决心与誓言并没有坚持多久。

随后几天的寻找无果使夏希尊接受了现实，在艾美的软硬兼施下提起了他们皮箱，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在站台上，夏希尊低着头，他没有想到这一行会把一双至爱的儿女遗失在济南城，艾美挽着他跟在后面。“快上车吧，车就要开了。”艾美催促道。夏希尊没动，呆立着回身看着面前的城市。“寄萍，子建，爹爹对不起你们。爹爹总有一天会再回来找你们的。爹爹会回来的。”艾美拉他一把，二人上了车，随着车门的关合，夏希尊与他的儿女从此被分割到两个不同的世界。

在那简陋的小屋子里，寄萍和子建紧靠在一起，坐在床上。屋子里很暗，并不时地散发着霉味，这让两个孩子更加紧张。为了不让两个孩子被认出不是本地人，那对夫妻让他俩都换上了别人的衣服，打扮得像当地的孩子。

外面什么地方一响，子建吓得哆嗦了一下，往寄萍身上又靠了靠。“姐姐，我怕。”子建的声音里夹着浓浓的哭腔，“别怕。爹爹一定在找我们，他一定会找到我们的。”寄萍也十分害怕，但她现在必须安慰好弟弟。院里传来脚步声，寄萍赶忙搂紧了弟弟。

门一开，那一男一女进来。“这孩子，就认准了这床，不下来了。走，跟娘走。”听到那女人这么说，寄萍小脸气得通红，“呸，谁叫你娘！”“咦，这孩子，真是个狼崽子。我不是你娘，你这几天吃的喝的谁的？告诉你们，你们的爹爹不管你们，早就走了，以后你们就跟俺们过了。”“呸！”寄萍一点都不信，对显然信以为真、撅着嘴就要哭出来的弟弟说道：“别信她的，她骗我们的。”“这孩子，咋就不信呢？以后，你们就是俺们的孩子了。放心吧，俺们自家没孩子，会拿你们当亲生的疼着的。赶快下来，爹娘领你们赶集去，给你们买新衣裳。今天是山水沟集，集上可热闹哩。”子建听了姐姐的话，抹了抹眼泪，学着姐姐的口气对男人说道：“呸，我们才不去呢。”寄萍却在动着脑筋，扯了弟弟一下：“走吧。”子建疑惑地看着寄萍：“姐……”

寄萍扯他一下，二人下来。那一男一女看两个孩子就范，就忙着收拾，把一些破铜烂铁之类的东西往两个筐里放着。趁他们不注意，寄萍一回身，从身后被子底下拿出她和子建原来穿过的衣服，偷偷拿在手里，想随身藏起来。这时瘦子问女人道：“西屋里还有几件旧衣裳，装上一块卖了吧。”“在哪里？”“你这样的女人，连东西放哪里都不知

道。”说完二人一块出去，还没忘了把门锁上。

寄萍赶忙跑过去，把两件衣服藏到了筐底下。刚藏好，二人又回来了，把一个包袱放到筐里。女人一手牵上一个孩子哄道：“听话，到集上给你们买好吃的。走吧。”

瘦子挑着担子，女人一手领一个孩子走在街上。清晨，街上人并不多。寄萍东张西望，寻找着机会。她眼睛一亮：一个警察背着枪，睡意还没消尽，东倒西歪地走过来了。

寄萍偷偷看看女人，突然挣脱了她的手，拼命往警察跟前跑，同时大喊：“救命！救命！”女人和瘦子都被她的举动吓住了。警察清醒过来，寄萍已经跑到他跟前，抱住了他。“警察叔叔，救命，救命。”警察一惊，问道：“怎么回事？怎么啦？”寄萍指着那对男女：“他们把我们拐了。那个是我的弟弟。警察叔叔，救救我们吧，帮我们找爹爹。”

警察对着瘦子问道：“怎么回事？”瘦子稳了稳神，陪着笑过来：“老总，听小孩子瞎说呢。在家里不听话，她娘打她两下，她就说不是亲生的。这丫头，过来，别给老总添麻烦。”说着去扯寄萍。寄萍抱紧了警察的腿：“胡说，谁是你亲生的？警察叔叔，我们是苏州来的，跟我爹爹去北京。我爹爹叫夏希尊。”女人抱上子建，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过来了：“这孩子，可真是白眼狼啊。你说娘就打了你那一巴掌……”

瘦子往警察的手里塞了两块大洋：“老总，你说现在的孩子怎么这么难管呢？你就不敢动她一指头。”警察把大洋装进口袋，把寄萍的手扯开了：“你这个孩子，爹娘打你一巴掌，你就这么说，是对你爹娘忤逆不孝知道不？老子高兴把你关到局子里去。赶快跟你爹娘走！”

瘦子赶忙扯了寄萍走，寄萍还挣扎着：“他真不是我爹，我爹叫夏希尊。警察叔叔，救救我们吧。”

警察把枪一横：“他娘的，老子最看不惯不孝的人。赶快走！”寄萍绝望了，愣愣地看着警察，被瘦子拖了回去。

集沿山水沟而设，卖什么的都有，人熙来攘往，十分热闹。女人把两个筐放到一旁，两个孩子扯在她身边。子建被女人搂在怀里；寄萍沉默地蹲在那儿，眼睛还在东张西望，不知转着什么念头。瘦子领了一对四十来岁的夫妇过来，在不远的地方停下，把子建指给他们看。二人上下打量着，看样子十分满意。寄萍发觉了他们，紧张地注视着。

那女人取出一个手绢包，取出几块大洋给了瘦子；瘦子装好了，领着那女人过来。瘦子和颜悦色地对子建：“孩子，给你买了件新衣裳，在这位婶婶摊子上哩。来，爹爹领你到这婶婶摊上试试。”他抱起子建欲走，寄萍心里明白，马上扑上去，死死地扯住了弟弟的腿，嚷道：“放开！放开我弟弟！”瘦子哄道：“噢，你这丫头，给你弟弟买新衣裳哩。”

这时女人也从后面抓住寄萍，想把她拖下来，但寄萍像是和弟弟长在了一起，任凭那女人如何扯，就是扯不下来。寄萍叫道：“骗人！又在骗人！你们是人贩子！谁敢买我弟弟，我就去告官，我送你们坐牢去！”两个大人累得气喘吁吁，就是无法把她和子建分开。子建哇哇大哭。他们的厮打引来旁边的人围成了一圈观看。

想买孩子的女人吓了一跳，问道：“你不说孩子是你自己的吗？赶快，把钱还我。”

瘦子无奈地放下子建，陪了笑道：“真是俺自家的。家里穷，养不活。”女人根本不再信他：“赶快，把钱还我！”瘦子看看围观的人，只好把钱还给了她，女人匆匆走去。瘦子对周围人没好气地说：“看什么看？没看见过爹娘教训孩子的？”周围的人散去，瘦子怒目看着寄萍，寄萍毫不畏惧地和他对视着。瘦子恐吓道：“再敢坏老子的好事，先把你卖了！”寄萍瞪着瘦子，咬牙道：“你敢！”女子小声问瘦子：“咋办？让她喊得全听见了。”瘦子想了想说：“你在这儿看好他们，我再找个地方去。”说着匆匆走了。

女人讨好地对寄萍笑道：“你这孩子，咋不懂事呢？给你们找个好人家不好啊？他这个人，又嫖又赌，你们跟着俺有啥好呢？”寄萍不理睬她。她小脸绷得很紧，神情紧张地思索着。子建哭道：“姐姐，怎么办啊？”寄萍严厉地制止他：“别哭！”

突然，她看到一位相貌周正、神情慈祥的五十多岁的男子，赶了一辆小驴车，正在旁边的粮食摊上问价。老人衣着整洁，看样子家境不错。寄萍紧紧地盯着他。这名男子叫王大福。他一路问着价过来，目光无意中和寄萍对视了一眼，又别开了。可这一眼就足够了，那是一双善良的眼睛。寄萍不再犹豫，隔着一条路一下子扑过去，从后面抱住了大福的腿。“大伯，救我！”老人被吓了一跳，一回身，看到了寄萍。寄萍抬着小脸急切地说道：“伯伯，我和弟弟被人拐了，还要卖了我们。伯伯，救救我们吧。”女人已经跑过来了，去扯寄萍：“这孩子，又在瞎说。”她对大福慌乱地一笑，“俺家的孩子，别听她瞎说。”

可她无法把寄萍和大福扯开。前两次求救都没成功，寄萍心里明白这可能是她和弟弟逃出去的最后希望了，她死死地抱住了老人的腿：“伯伯，救救我们吧，我爹爹会报答您的。求您了。”大福弯腰去扶她，问女人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她胡说的。这是俺家的闺女。不听话，打她两下，她就出来胡说。”女人又胡谰道。可街道上的人们已经看明白了，质问道：“你闺女咋说的不是济南话呢？”“刚才你咋要把男孩卖了昵？”子建跑过来，抱着寄萍大哭。这时瘦子回来了，一看到这情景被吓住了。

大福听明白了，很为难地说：“这闺女，俺不是不帮你，是俺帮不了你。你这事儿，得找官府啊。”寄萍忙说道：“我找了，警察收了他们的钱不管。伯伯，求您，把我和弟弟一块买回去吧。等找到我爹爹，他会把钱加倍还您的。”大福一听，吓得回身就走：“穷人家，谁能买两张嘴回去？”寄萍心一沉叫道：“伯伯……”可她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和子建一起被瘦子和女人紧紧地抱住了。寄萍徒劳地伸着手大喊着：“伯伯，伯伯，求您了！”

大福赶着驴车走，身后的声音使他忍不住回头。瘦子正在打寄萍，试图把她和子建分开，二人好各抱一个孩子离开。可他越打，寄萍和子建粘得越紧。一边搂紧了弟弟，寄萍还能忙里偷闲地伸腿踹他。两个大人累得气喘吁吁，也无法制服这个女孩。看到这儿，大福走不动了，站在那儿呆看着。惨烈的厮打在他面前继续着。大福把手伸进口袋里，犹豫再三，终于还是回来了。“停停，停一下。看把孩子打坏了。”大福对那两个人说道。厮打的人同时停下了。

大福看看寄萍，寄萍正用那样一种充满了希望的目光恳求地看着他。大福不忍地别

开了脸。“伯伯！”寄萍看到了希望。“你这孩子，俺哪有钱买孩子？”大福为难地说。“伯伯，我爹爹有钱，他会把钱加倍还您的。”明白了大福的难处，寄萍大嚷道。大福想了想转身对人贩子道：“你们这两口子，卖孩子不怕犯法吗？”瘦子听大福这样说，赶紧赔上笑脸遮掩道：“这位大爷，你听小孩子瞎说呢。他俩就是俺们亲生的。送到南边亲戚家养了几年，回来不认了。家里实在养不活，这才想给他们找个好人家。”大福不听他胡诌，直接问道：“你要多少钱？”瘦子一看有戏，眼睛一转，心里一盘算说道：“你看这一对孩子，多水灵，都长到了七八岁，回家就能干活。没有二十个大洋是领不走的。”大福一听，吓了一跳，回身就走。寄萍看得明白，奋力一扑，又把他抱住了：“伯伯，求您了！我爹爹会还您的。”

大福对瘦子说：“你就是说下天来，我也没有二十块大洋给你。我这儿有十块，你要，我就把两个孩子先领着；不要我就走，从这里出去我就去找警察。你看着办吧。”瘦子嘴硬地说道：“咦，你吓谁啊。我自家的孩子，警察管不着。”大福做出一副要走的架势：“你要这么说，咱就别谈了。”女人在后面扯了瘦子一把，恐惧地说：“要不……”周围的人也七嘴八舌道：“告警察！告警察！”瘦子还装强硬，声音已经虚了：“告就告，我怕谁。”又转向大福，“十二个。少一毫也不行！”

大福低头看看，寄萍还用那样一种眼神看着他。大福叹口气道：“这闺女，总是上辈子欠了你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袋，把里面的钱全倒了出来。“只有十一块了，原来打算买粮食的。”瘦子迫不及待地接过去：“归你了。”寄萍大喜，赶快把子建拉过来，一起给大福跪下。“谢伯伯！”二人给大福叩头，大福急忙拦住。

瘦子和女人急忙收拾了担子欲走，寄萍却在后面叫了声：“等着！”二人一愣，看着寄萍过来，在一只筐里翻出了她藏好的衣服，见状二人目瞪口呆。寄萍瞪他们一眼，抱着衣服领着弟弟向王大福走去。



大福在狭窄的城外小路上赶着驴车，载着俩孩子往家走。他一路走，一路回头打量着俩孩子，唉声叹气。看到这俩孩子在人贩子手里受苦实在是不忍心，一狠心就买了下来，可买了心里又不安起来，不禁自己嘟囔道：“你说说，这是咋回事，去买粮食哩，买回来两张嘴。回去这还不杀了我？”

听到大福的话，寄萍赶紧保证道：“伯伯，您放心，我爹爹可有钱哩，您刚才花了十一块大洋，我叫我爹爹还您二十二个。”大福笑道：“这孩子，倒会算账了。几岁了？”“八岁。”转头又问子建：“你哩？”寄萍替弟弟答道：“我弟弟六岁。”大福听后又不禁皱了眉头，“八岁、六岁。正是能吃的年纪。天哪，回去怎么说？”“伯伯，我会给我爹爹好好说的，我爹可有钱哩。”可大福已经不理她了，愁眉苦脸地一个人在那里嘀咕：“就说白捡的？不行不行。这年头，有病啊捡两张嘴？再说，十一块大洋上哪去了？就说掉

了？不行不行。一掉掉十一块大洋还不叫她吃了我？下馆子了？不行不行，长个什么肚子啊能吃进十一块大洋去？下窑子叫鸟儿坑去了？天，王大福，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寄萍搂着弟弟，听他在那里嘀咕，不由得嘻嘻笑起来。大福被两个孩子的笑声拉回了魂：“你这丫头，笑什么哩？”“伯伯，您怕谁啊？”寄萍问道。“我怕谁？我谁也不怕。唉，还不是为了你们这两个小东西？天哪，图了啥呀？”

说着话驴车拐进了一条不宽的巷子，两侧一溜全是店铺，间或夹杂着几家住户的大门。店铺以铁匠铺居多，另外还有饭馆、杂货铺之类。地面是青石板的，说不定哪处就有泉水从石板缝里冒出来，汨汨地流淌。

车子顺着巷子往前走，大福还在一个人嘀嘀咕咕，子建则发现了新大陆：“姐姐，你看，地下冒水哩。”寄萍也好奇地看着：“怎么回事？哪里漏了？”见到两个孩子那么惊奇，大福说：“真是少见多怪。那是泉水，从地下冒出来的。”寄萍大悟，对子建：“你忘了，爹地说过，济南是泉城呢。”

两边铺子里的人见了大福纷纷招呼，看样子，大福有个好人缘。“大福赶集回来了？”“咦，这哪来的俩孩子啊？赶集买回来的？”大福赶忙回道：“可不敢胡说。”“大福，家里来客了，晌午还得多要二斤馍馍。”大福爽声道：“你就家里拿去吧。”

大福家开一个馍馍铺，是那种前店后厂模式。前面临街的屋是作坊兼营业房，后院有一间没窗的小屋，小屋里是一盘磨。后面还有几间房，就是他们的住处了。在小屋的另一边，有一个棚子，是拴驴的地方，里面有喂草料的槽子。看上去，这是一家所谓的小康之家——多了没有，自给有余。

这院子里，还有一条小水沟，泉水就从水沟里汨汨流过。水沟上平常盖着青石板，用的时候，把石板掀开就能从里面打上水来。大福一家吃饭、蒸馍、洗衣全用它。

此刻，又一锅新馍馍出笼了。王大福的老婆，三十来岁的女人洪喜娘觑着眼睛，一下子把巨大的蒸笼掀起来，一大笼馍馍露出来。这些是济南特产的高桩馍馍，一个个又细又长，油光发亮，一看就很好吃的样子。

洪喜娘面相刻薄，比大福小很多，看上去是个厉害又是非的女人。此刻，她喜滋滋地看着一锅馍馍，一边往箩筐里捡，一边嘴也不闲着。

“哪辈子造了孽哟，嫁给了这样一个死老头子。吃饭的时候一个赶仨，干活的时候见不到他了。好，好，好，叫他去买粮食，他正好有个机会上外面逍遥去，我看他什么时候回来，我看他回来的时候还吃饭不……”

正嘟哝着，门口有声音响起：“婶子，拿馍馍。”

洪喜娘赶快放下手里的活，满面春风地迎上去。来人是个青年，扎一个涂满了煤灰的围裙，脸上也落有煤灰，看样子是从铁器铺里直接过来的。洪喜娘笑眯了眼，边往外边走边说道：“来了来了。二乖，干到这会儿了，还没歇着呢。回去和你娘说说，别挣钱挣迷了，孩子是自己的。”二乖笑道：“俺娘还说婶子挣钱挣疯了呢。”“啧啧，是馍馍值钱啊还是洋铁壶值钱？你娘那张嘴。多少？”“还是十个。”

洪喜娘利索地给他往袋子里装：“刚出锅，你就来了。你娘的鼻子可真长。”拾完，

又回身，找了块裁缝用的画粉，在墙上挂着的小黑板上二乖的名字下画了一道。二乖的名字，是上面写了一个“二”字，下面画了一个圆脸，圆脸上两条眉毛是往下顺着的。在这名字下面，已经画上了一个“正”字。这黑板上还写了好多人名，几乎每个人名里都有一个图案，人名下面有多少不等的“正”字。二乖看着她画，问道：“婶子，这是俺家的吗？你别和二愣家混了。”洪喜娘自信地说：“混不了。你瞧，这才是二愣家的。看这两条眉毛了没？他这两条眉毛是往上立的。”二乖放心地笑了，夸道：“婶子就是有办法。婶子，俺娘说了，下一集就过来把账结了。”“不慌不慌。老街坊了，什么时候钱凑手了给就行。”

二乖提了馍馍走了，洪喜娘回来继续捡馍馍，想到还没回来的丈夫就继续骂着。突然后院的门一响，洪喜娘头还没抬就是一嗓子嚷道：“还知道死回来。”

大福正赶了驴车进门，一边赶，一边担心地回头看两个孩子，迟疑地说：“要不，你们俩先在外面躲……”话还没完，洪喜娘已经一阵风似的从前面旋回来了，一掀开门帘子，张口就骂：“叫你去买粮食，你死哪去了？下窑子了，去赌钱了？你可算逮着机会了啊你……”话还没说完，突然一愣，发现了车上坐着的两个孩子。洪喜娘的相貌不讨人喜欢，很有点像拐了他们的女人。寄萍下意识地把弟弟搂紧了。

“这……这是咋回事？哪来的两个孩子啊？”大福心里紧张得不得了，心想躲不过了，赶紧陪了笑但又不知道说啥：“喜他娘，你听我说，这俩孩子……俩孩子……俩孩子……”洪喜娘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扑上去就抓他的脸，又哭又闹：“王大福，我还当你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谁知道你这么大胆啊，居然在外面养出孩子来了，还一养就是俩。说，那小狐狸精叫你藏在哪里？天哪，我不活了，怪不得我累死累活的，家里就是存不下个钱呢。王大福，我今天就死给你看。”一边哭闹，一边就低下头往王大福怀里撞。王大福被撞得踉踉跄跄，好不容易站住。大福一听赶紧说道：“喜他娘，喜他娘，你听我说，你想哪去了？我就是有天大的胆，除了你，也没人看上我啊。”洪喜娘闻听此言，抬头端详他，好像突然才明白过来：“天哪，我就嫁了这么个没人要啊，当初怎么就瞎了眼呢？老话说得好啊，今日捡，明日捡，捡了块牛粪糊住了眼啦。咦，不对啊，那这俩孩子哪来的？”大福吭哧着：“这俩孩子……俩孩子……”洪喜娘一看，撕扯住他又耍闹，大福情急之下脱口而出：“我买来的。”

洪喜娘愣住了，不相信地看看他，又看看这俩孩子，再看看空着的驴车。“叫你去买粮食，没买粮食，把买粮食的钱买了俩孩子？”“就是。”“早起给了你十一块大洋呢，叫你买几袋子麦子，再给我买件洋布褂子。你都花了？”“我说十块，人家不干，十一块大洋全拿走了。”

洪喜娘仍然不敢相信地看看他，看看驴车，再看看孩子。大福赔笑道：“喜他娘，你听我说……”洪喜娘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下，拍打着两条腿就哭起来：“天哪，我不能活了，我得找个地方死去。这是什么人哪，又老，又丑，还是个没人要。蒙着眼嫁给他，指望过日子的，他就敢这样胡作非为啊。十一块大洋，买回来两张嘴，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哟。我不活了，我还是死了的好。我死去，我跳趵突泉去，我跳大明湖去。不许拉

我，谁也不许拉我……”一边说着，一边就爬起来，做出一副真要去寻死的架势。大福当然得又拉又劝：“喜他娘，喜他娘，你听我说嘛，你听我好好说。”洪喜娘叫嚷道：“说什么说？你还有啥脸说？你到底按的什么心啊？这孩子的娘和你是啥关系啊？”大福看看俩孩子，故作神秘道：“他娘，你过来，你过来听我说。我可是做成了一桩大生意。”听到这儿，寄萍警惕地看着他们。洪喜娘顿时来了劲头：“什么大生意？你把钱全赔进去了还有什么大生意？”“你过来，过来我和你说嘛。”他的表情很神秘，洪喜娘终于禁不住诱惑，被他拉到院子一角去。寄萍一直盯着他们，把弟弟搂紧了。大福小声地对洪喜娘：“我哪是给你买回来两张嘴啊，我是给你买回来两个大元宝。”洪喜娘一愣：“什么？”大福远远地指一下俩孩子：“你看这俩孩子了吗？你看出和一般孩子有啥不一样了不？”洪喜娘回头看了看：“有啥不一样？多长了个鼻子？”“你这个婆娘。别盯着人家看，叫人家看出破绽来。”洪喜娘莫名其妙：“啥？你啥意思？”大福说：“我告诉你，这俩孩子是大户人家的孩子，一时遭了难，叫人贩子拐了。她爹是有钱人，那女孩路上说了，他们家里的钱都长了毛，天好的时候都得搬出来晒。这么大的孩子了，什么事都能记得清，还怕找不到他们的家吗？到那时候，咱十一块大洋买进来，他爹不给咱翻一倍回来，咱不还他。”洪喜娘远远地打量着两个孩子，将信将疑：“真的？”大福道：“不真的还骗你不成？你仔细看看这俩孩子，是不是细皮嫩肉的，和咱洪喜不一样。”

洪喜娘过来，仔细打量着两个孩子，还搬起子建的脸左右看。寄萍厌恶地挥起小手，一巴掌把洪喜娘的手打开了，警惕地瞪着她，说道：“别碰我弟弟！”洪喜娘哼了一声，对寄萍说道：“小丫头，花了我家的钱，看把你厉害的。”转身回到大福身旁，频频点头：“是富人家的孩子。翻一番可不行，咋说咱也得给他要三十块大洋，起码也得二十五。”大福笑道：“天底下没有比你更财迷的。”知道把洪喜娘安抚下了，大福走过来，对寄萍道：“下来吧，到家了。”

可寄萍不知道他们背着她商量什么，心里一紧，昂起头故作坚强地质问道：“你们想把我们怎样？”“咦，这小闺女，人小鬼不小。”怕寄萍再生疑心，大福急忙阻止洪喜娘，对寄萍说：“不会怎样。不是帮你们找你爹吗？找到爹以前，咱就住在这里。下来吧。”

寄萍下来，回身又扶弟弟，还把带来的衣服抱在怀里。洪喜娘眼尖，一眼看到了，伸手要拿。“咦，这是什么？”寄萍把身子猛一转躲开了她。“我们的东西，你别碰。”“咦，这小闺女，这么厉害。你可是在我家里。”寄萍气势一点儿不输：“将来我爹爹都会加倍还你的。”“好好好，记着你的话啊。”大福对姐弟二人温和地说道：“进屋吧。饿了吧？馍馍刚出锅……”

话还没完，突然一个女人从开着的院门闯进来，一进门就嚷起来：“王大福，你只管生孩子，你还管孩子不？这孩子还有爹不？没人管我可替你们管了啊，到时候别说我没告诉你……”大福赶快赔笑道：“他婶，这是怎么啦？洪喜又惹你生气啦？”女人过去扯住他道：“你去看看，你去看看你的宝贝儿子干的好事。俺孩子都快叫他摔死了。王大福我可告你，俺孩子要有啥事，我和你没完。俺全家上你家来住着！”大福懦弱地说：“啊？孩子没事儿吧？咱赶快找个大夫看看啊。洪喜这个狗东西，他回来我饶不了他。”